

莆田市文史資料

樸初



第九輯

莆田市政协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



莆田市文史資料

(第九輯)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
福建省莆田市委 委员会

一九九四年一月

莆田市文史资料第九辑

目 录

- 致继周（子石）手札……………张 琴（1）
我所知道的“泉州事变”内幕……………钱东亮（16）
北洋时期的厦门道自治讲习所及其莆仙籍学员……………陈长河（24）

解放前莆仙商人在福州从事商业活动概述……………蔡 麟（30）
莆田现代通信的起源与沿革……………寇云峰（44）

建国初期的中山中学……………肖秉章（50）
1947和1948年莆田学生投考国立大学情况的回忆……………白 石（58）
解放前莆仙留学生……………宋元模（62）
莆仙戏排场……………林栋志（80）
莆版知见录……………蒋维饬 陈长城（100）

莆田几种民间宗教小史……………林祖韩（116）
基督教莆田大教堂简介……………方金乌（137）

体坛师表 一代风范……………郑永培（142）
当代书画家、诗人陈鹤传略……………康永福（156）
悼念我国著名水力采煤专家林一麟……………林文豪 陈宠章（163）
追记音乐家黄贤春先生……………康永福（167）

致继周（子石）手札

张 琴（遗稿）

编者按：张琴致继周（子石）手札11件（另附林树源致子石手札1件），皆系陈汉平同志从其先父陈国柱遗篋中所存之原札校录的。张琴是陈国柱、陈国桢兄弟的老师，据张宪章先生说，陈国柱致张琴的手札毁于“文革”浩劫。

（一）

继周学兄属鉴：

奉读来书，对于拙作《声画集》揄扬过当，愧不敢当。

闽省多年人心大变，风俗日非，地方知识分子庸俗卑劣，狡诘万变，此为教育不良之结果。盖无论中西学问，皆以道德为人生之本。不务本而逐末，其流极无所不至。加以政治不良，学子诸多失业，其最希望者，只有官吏、教员两途，余则无可发展。其流为卑劣狡诘者亦时势使然，不得专咎学生。至于摧残文化，如林寿国等，乃屠僮出身，又无论矣。用人所以当谨慎也。

弟平生意愿，本非肥遯鸣高，特进退必以其道。枉已未有能直，人世莫我知，则隐居求志，蔬食水饮，乐亦在中，无戚戚也。风雨蓬庐，半世备尝甘苦，幸窃科名，未敢涉足政界，亦守

先慈之遗训耳。中年之后，勤俭起家，乃妇女辈所为，不图即为犯罪之因。盈亏乃天道之常，顺受其正，吾心之自得如故也。

莆中古迹，在黄虞时代，文化已见发达。如九华山之仙篆，方次云诗所云：“虫文鸟篆不可识，如读岫嵒神禹碑”者，遗碣无人往寻，宋至今又千年，悉雨磨日炙，久之渐归消灭，不可知也。武夷之虹桥版至今尚存，说者谓上古造舟之遗迹，自非虚语。凡事即知即行，一委之盲待，则与腐化政治相去几何，此则鄙见所及，而欲进言于执事也。

幹侯最后由莆赴厦，寄弟诸作，想在三十余首中。弟当时亦寄五言古风十章以见志。幹侯回信，极为许可。次年（即一九四七年）由香港再寄弟一函，而住址不明，无由致复。细绎来书，以莆田图书为念，意即属弟逃避之意。然弟在莆，平时尚无愧怍之事，幹侯在外，或未深知也。题词遗稿，弟已撰就寄去，鸿爪留痕，亦以结笔墨之缘耳。

文物处工作，弟之素志。孙君廷梁来莆，亦已谈及。弟本去住无心，若有意求之，便与猥琐卑劣无异。人格所关，不可不慎。

宪章平日尚无纨绔气习，平生作事，皆在抗战时期。是时国共合作，一意对外也。及台湾“二·二八”起义，已深知国民党经末之势，是以自请解散，回里在家，足罕出门。其所乐者，习画之外，兼以治印。至余之剪发，及二子剪发，皆亲为之，其余可知。特不任耒耜之勤，亦城居人恒态。

弟早拟乡居，徒以姓氏孤单，莆俗未脱家族封建势力，是以迁居无地耳。择里以仁，观幹侯回籍，尚有恶族恐吓，以此概其余，当不甚相违也。

弟家人至今尚种菜为业，比余少时无异。土改之后，城外三世菜地已属他人。所保留者，即宅中果地，砍去枯树所余耳。

知关谨注，并以此闻。顺道
道安

学弟张琴顿首

（一九五一年）四月廿二日

（二）

子石学兄勋鉴：

拙作过蒙推奖，愧甚。奉读之后，感激奚似！拟长句四章报答。徒以都中尊寓未悉，恐付洪乔，是以迟复。兹别纸录呈，即请藻正。

《声画集论评》，洒洒数千言，尽将全集蕴藏胸中，然后以快利之笔，微妙之思，揭而出之。譬之满盘椒钱，串以贯索，可称雄杰著作。本拟印刷一册，为拙集增光，託平远兄带往县教育科，请核准付印，适汝楠专员至，平远即以相询。汝楠云：“欲付印须征求我兄同意。”是以稽延至今。兄如以为可行，请即赐示为荷。

数日前吴春华至寓云：令兄在港时欲赴闽工作。春华颇谙相术，谓令兄满面黑烟，定有危险，劝其勿行。濒行，春华约云：两日必通一信。至闽后，尚得堂安信。忽闻同乡云，已就系矣。胡季宽逮令兄后即送漳州监狱，在漳同乡尚薄有遇济，逾一星期后，了无音信，其遇难想在此时。欲觅遗骸，在漳州细查，或可得也。

春华又云：令兄在厦时，一次为使探所追，逃其寓中，侦探乃去。渠在厦时，曲为令兄庇护，不只一次云。

毛主席、周总理所聘请名流，研究文史，皆当代有名人物。邢冕之为弟甲辰同年，沈君儒亦是。弟自愧老钝，不能追逐，深

以为愧，在乡频遭白眼，亦命中带来。苏东坡云：“丙子年生无富贵者。”东坡谪岭南，予亦谪岭南；东坡下狱，予亦下狱。但东坡年止六十三，余寿过东坡而文不逮。殆造物之巧于安排耶？！磨蝎命宫，安之若素，或疑予为戚戚，亦不知己之谈也。

土改时分配尚属公道，生活本可维持。但弟所置店房在桥兜、阔口、南门外三处者，阔口店房一间，该乡竟分与店客。南门外一间、桥兜七间，该乡竟欲争为公产，租金被封。虽保留证书送达该乡，而镇公所与区公所乃平行机关，悬案至今未决。此事出于土改法之外，未知镇、区之上有制裁机关否？若照土改法执行，生活尚可维持。否则负债谷二十余担，到此时已濒绝粮之境矣。

兄肯相援手，乞函平远兄，请当道依土改法办理，可稍纾涸鲋之忧也，企予望之。土改法对著作家、美术家均有优待，现本邑土改完成，似可恢复身份，而镇长不明法令，无优待之表示，是以静以俟之。缘我兄远注，故直陈之。肃颂
道安

学弟张琴手启

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八日

（三）

子石学兄伟鉴：

前星期曾上一函，抄近作数章，谅邀藻鉴。

弟处境困难，前函已略陈之，兹更详述。

土改时，弟以成分评为地主，恪遵国策，毫无怨心。民国三年，福建官产处拍卖官产，遵投标法，购买桥兜废寨一所，有前财政部给发执照为据，起盖店房七间，税契已过。民国二十九

年，全部被敌机轰炸，损失奇重。嗣后收拾余材，再购瓦料，每间只盖半座，年租谷约六十余担，不意桥兜乡误认为公产，封阻收租，租谷冻结，在商家手内。

一九五〇年，弟呈县政府解决。科长阅看执照，已深切了解，面嘱科员照批，科员唯唯，将案积压不批。适遇土改，弟父子受镇压，土改队准情酌理，以弟一家十五口，老老幼幼，皆无劳动能力，是以田地分毫无分，唯店房全部保留。果树地二亩余，留为家人种菜生产，尚属公道。土改后，土整时，例发保留证书。

是时镇公所没收余粮，将弟田地皆作七五计算。实则自解放后，佃户观望，不肯纳租，所收最多不及四成，且有全年不纳一粟者数家。向镇公所摘条收租，仍不遵令，累赔粮数十担。土改时，委会详实计算，酌留谷十三担，维持到春季止。乃镇公所又将商家未收之租谷，作为已收计算，将媳妇刘氏禁押两日一夜，令缴纳余粮二十四担，方肯给发保留证书。弟多方挪借，以足其数。

桥兜店房保留证书，送达已两月余。遣小女孙到桥兜，催收租金还债，桥兜各商店云：城厢镇与桥霞乡无隶属关系，须有县府批示，方可收租。而县府自一九五〇年之呈不批，一九五一年六月又催呈一次，又不批。昨日又叙述情形，再呈县府及县土改委员会，县土改委员会云：“单为土改事，可以批示。有关公产，仍须县府批示。”县府财粮科亦云：“未曾批示”。问何时批示？答云：“此非个人所能定”。

窃思政府所已颁布者，只有土改法可资遵守（亲族、婚姻法在外），城厢镇与村公所无隶属关系，而土改法则南方各省所共同遵守，土改法对店房保留，毫无疑义。以公产论，县府路十余家，皆从县政府承买余地，不曾没收。抗战时旅部边房屋割卖，皆官产，而政府亦未没收。以弟所购官产，远在民国三年。当时

标卖者，不独一处；投标者，不独一人。而以乡公所之法令，违抗中央之法令，未审何意？且县府之呈，被科员积压一年，比官僚作风尤甚。政出多门，令人无所适从。

第一家生活，每月需米四担半（副食在外），全恃店房收入。遭此虐待，未免过苛。是以请兄致函平远处，从中说明。违背法令，弟不敢言。若国家有法令而不遵守，何以为国？想亦兄所深痛也。

弟以地主身份，他人皆不敢通信，惟兄念旧情深，感激无似。然弟有著作，又为美术家，土改完成，即恢复身分，亦为土改法所明定。而镇、乡对于法令，多不明了，是以歧视如故。地处偏僻，亦复何言？特为兄一白之。勿宣。

此颂

道安

附诗一首，呈政

弟张琴手启

（一九五一年）九月七日

（四）

子石学兄勋鉴：

承示大作及刑冕之、齐景班两先生佳构，朋侪谊重，情见乎辞。兹依韵各和，另录呈鉴。

中央法令，谨当遵守。所未解者：明令煌煌，下级各行其意。不惟执行偏差，而且公然违背。现已取县城厢镇保留证明书，分呈县府及黄石区，静候批示。

宪章已提出涵江劳动，改判徒刑三年。渠命运早定（前三十年，李菊滨在京批命，早已料及。批命书尚存），故弟亦不以为

意也。

弟逐日在图书〔馆〕补书，亦算劳动。入伍学生又来一班二十八人借住馆中。弟在藏书房中，光线颇嫌不足。喧哗之态，动中正好求静，无所妨碍。惟第三条土改法未审实行与否？静候政府措施耳。此顺

道祺

琴白

一九五一年九月七日

（五）

子石同学兄鉴：

弟人李少川，现年七十二岁，居贾家胡同莆阳〔会〕馆。住北京四十年不归，贫病交迫，同乡隔远，皆无力可以救济。

渠系光绪之季秀才，入炮科要塞学校，毕业入京，考授协军校。弟曾荐与海澄公为教习。政变、逊位后充众议院秘书室职员。嗣因国会解散，吴星夫荐充高院录事。文学颇优，字法亦端，好画山水，饶有士气。其父李树华亦系府案第一入郡庠。家极贫，以故少川无归志。现父母兄弟俱亡故，其妻亦早世，家中无一人，又无子嗣，真为无告之穷人，困居京都，不知何以了此生也。

兄能力为提携，但得一啖饭所，以度残年，于愿已足。昨吴星夫、朱妙哉皆以为言，此人文学，可以作秘书之用。生平负气，不屑求人，有古陈仲子之风。幸体恤乡人，有以振救之。特详述其生平，请酌为安置，感甚。附此敬顺

勋安

弟琴白

一九五一年十月十四日

(六)

子石同学兄勋鉴：

卅日、十日两函均悉。近日忙于补书，未克即复为歉。

少川笔墨甚清，病中作函，尚清健如故。蒙荐馆委员，谅能得效，甚感！

妙哉、星夫、平远、北野诸函均已代送。陈君莼衷，甲辰进士，久未通函，另有函去。

林君远堂，名树源，莆田中学旧制四年级学生，曾受高等教育，执教鞭多年，诗学剑南，楷法亦佳，壶社中翘楚也。

文史馆人材，极一时之选。前接尊札云：为贫老文学家安插位置，不过闲职，盛世养贤，殊失大体。

史有三例，《通鉴纲目》，编年之史也。一字褒贬，直接《春秋》。自非如君实、紫阳大贤不敢下笔。然君实与紫阳书法不无冲突，时代为之也。纪事本末，宋袁枢特创其例，今教科书宗之，范君科学馆所编是也。惟断代为史，创自史公，班、范宗之，历朝定为正史，存一代掌故，而无褒贬之嫌，使读者自得之。欧阳氏《新唐书》、《新五代史》，虽删繁就简，体例实无大更。柯维骐《宋史新编》，列辽、金、元为外国，而《旧唐书》、《旧五代史》之书不废，宋、辽、金之史仍存，盖损益不同，又各有取，文献所关，诚非浅鲜。魏默深《元史新编》，柯劭忞《新元史》，皆删旧史讹谬，卓然成家。于旧史外别有著作。徐东海（汉平注：即徐世昌，一九二一年以大总统名义下令）列柯史为二十五史，而宋潜溪之《元史》尚仍其旧。国亡而后史作。

有清一代，实总结列朝正体而禅让，创局民国，由是开端。袁项城聘赵尔巽修清史，十余年而后成书，可谓至速，而国民党禁止印行。赵氏汉军旗也，于孙中山革命或有微词，故禁其出

版。与外间揣测，未窥内容，原稿未知在否？

今试问太平天国之事，知之者寥寥无几，而后世定论，未知列于何等？鄙意有清一代革命之事不一，而莫大于太平天国。道、咸、同、光帝纪虽不能不以正统归之，而变文书法可援宋修《五代史》，明修《元史》之例，特具只眼，庶太平天国可自为一史。而清帝禅让，亦可为孙中山张本，袁世凯受禅，兼受之中山。事虽殊于因革，而道实本于大同。异日修编年史者，可上接尼山，追踪尧舜矣。凡此不朽之事业，执事尚有意乎？

时哉不可失，请与同馆诸公商之。

崑此敬复，祇颂

崇安 伏希

垂鉴

同学弟张琴顿首

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廿一日

（七）

子石学兄道鉴：

接到大著诗文稿两册，体近唐宋纪事诗，足资后来掌故，捧读之下，敬佩伟画琴筹。唯“骈文”名称颇未适合。赋本古诗之流，有对偶，有押韵，文则无韵。选骈文者，未尝有赋。不如合称“诗文集”为宜。

弟因内子患胃出血病，数日来忙于疗治，本日得瘥稍闲，兹将近作八律呈藻政。

李君少川近有信来，疾已痊好，且能出门。闻都城会馆收为官有，住宿者必须纳租。李君一饭为难，何能再加担负？来信有客死道路之虞，情殊可悯。又闻帮同缮写者，每月发小米九十

斤，以三个月为限。尊函所云交馆委会酌为安插，是否即续写差务？或尚有其他位置，并未实现？李君来函，文笔简洁多姿，行草笔力亦强健，毫无衰弱状态。其人自二十余岁出门，其妻早卒，在外独身。京师繁华之地，生平不作狹邪游，故能长春。若稍得营养，毫髮可期。执事能在馆委会中安置一长期事务，渠愿已足，不敢存奢望也。

都中残破旧籍有收存，弟思编《迹位录》一部。对于清末宣统元年官报缺乏，惟二、三两年尚有收存，请兄留心细访。若有存宣统元年政治官报，价格若干，请即代购寄回，自当汇还。

又旧书肆若有《北魏书》、《北齐书》、《周书》三部，并清代购，缘此三部书抗战时疏散乡村，被蚁蠹蚀无存。汲古阁本，或北监或南监本均可，唯四局本校勘最精。

以上琐事，暇时可到琉璃厂或小市搜寻，然非必要也，不过图书馆欲求完备耳。

图书馆椅桌无一完好，书籍经整理数月，尚未就绪，故未可公开阅览。

店租已由县、区批准照收，唯村长尚未寻着。若能完全收到，尚可整理器具，为社会服务。唯重行立案手续若何，并请示知。

军队已无住扎此处，以后私立图书馆中央尚有保护否？均候裁复。

抵颂

著安

弟石匏张琴启

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三日

(八)

子石同学兄伟鉴：

新赋悼亡，心情恶劣。人作二十章，洋洋洒洒，畅所欲言。近作《闲冬后八事》，另纸呈政。结束一年所作，均系实事。思想虽未进步，但自食其力，依然吾行吾素也。肃此祇颂春祺

同学弟张琴顿首

一九五二年一月廿四日

(九)

另启者：

一月十九夜，民兵站岗，行人断绝。弟为内子暨旌进主入祠，家人往来，常遭诘问。是夜，风月清美，城内庙宇神像，击毁无余。果系中央命令，白日堂堂，皆可为之，不应在夤夜间，使人疑惑也。莆之涵三堂、东山祖祠、三教主林龙江像，亦遭击毁。

考林龙江先生，当明嘉靖三十七年，倭寇围城，适广兵过境，先生以布衣出私财，奖广兵击贼，城围以解。乡村人在城避难者数千人，先生发粟食之。嘉靖四十一年，莆田失陷，误于分守翁时器，而刘显世屯兵江口，泄露兵机，致使倭寇假装入城。城中遭屠戮之惨。嗣后戚南塘兵至，恢复失地，歼倭四千余人于平海。新太守易道谈闻积尸臭秽，不敢入城，先生与其徒及僧人收尸二万余具，瘞于太平山，又瘞尸数万于村内，今南洋之土墩累累皆是也。其于仙游收尸亦然。新守闻尸秽已尽静，始敢入城，事具《年谱》及《三教正宗》可考。故莆、仙两邑家尸而户祝之。

先生以其祖富公东山樵舍讲学授徒，其教规以无士农工商职

业者不许入门，与共产政策暗合。其著书立说，谓僧道不耕而食，且由幼时贩卖为僧尼，非真能独身者，皆得自由婚配，其思想又与现行政策无异。先生身为贵族，而舍财济贫，田园荡尽，尤人所难。政府以信教自由号召，先生倡儒、道、释合一，举道、释而人伦之，当时教行于南京、江右、榕垣、汀、漳，皆有庙祀，不独莆仙两邑也。

函三堂祀先生，办理慈善事业，为全邑冠，地近莆中，教员借为寄宿舍。二十日神像亦为学生击毁，且有收为公产之意。但其先由陈唐彬呈城厢镇请示，镇长批以为该堂系私产，不在没收之列。如要借为寄宿，须与业主商量等语。是镇长早认为私产。

如以泥像为迷信，则仿古立主亦无不可。弟本僇人，对于地方事不应多言，只以先严及弟皆受先生熏陶，慕禅（即陈唐彬号）有请，故特以私言之。应如何处理，鹄候尊裁。

琴又白 一九五二年一月廿四日

（十）

子石学兄史席：

承大札属和《都门感怀》二十首，早登记。贵馆同人，咸以此次和诗已达三百余首，可以印行一巨册，以为新文明鼓吹之先导，谅阁下亦表同情。文字表彰，非比寻常浪费也。

函三堂事，前数日由县委会召集双方开会，县委会工作人员首先责莆中教员不应私行封存堂所器具。教员以公产对。工作人员云：“土改土查时皆认该堂为私产，手续完全，不应此时始行提出。”教员答：“该堂店房产两间经街公所没收。”工作人员云：“店房是祭业，故征收之。政府征收祠堂产业，而祠堂仍保留。”依例而论，理由不充分。函三堂提出：“教员强行征用西半边房

屋为寄宿舍，妨害居住自由。”教员答云：“该堂已许借用。”工作人员云：“该堂有允许借用之权，即有索回之权。”教员语塞，终以奉到省文，遵令迁出为言。函三堂已组织竹工厂，定此处为场所。工作人员许其进行。现已详报省方矣。因前函相询，故详言之。苗中整风亦雷厉风行，镇乡级尚有待。

陈继史（汉平注：即陈宗藩）有小册三幅乞弟书画，草草塞责，请代为转致。刘契园老人（汉平注：刘契园为中央文史馆馆员，北京著名艺菊报家）直接乞画访菊图，已写毕寄去，契园迭有和诗。紫纶、伯炯（汉平注：陈云谱，字紫纶；邵章，字伯炯，皆为中央文史馆馆员，著名书法家）二公均有赐和。鸡鸣风雨，声气应求，无异谈心晤对之乐。远堂（汉平注：林树源，字远堂，莆田壶社诗人）亦全和巨作，与大著沆瀣一气，凉邀藻鉴矣。得附驥尾为荣，亦渠所厚望也。

顾頌

文祺

弟石匏张琴手启

一九五二年三月十六日

（十一）

子石同学兄伟鉴：

久未接来函，深为系念。读三月十五日尊札，知贵体违和，系过劳所致。希珍重调摄，少用心思，当有勿药之喜。

诗所以遣兴，非以劳神，此后不必多作。暇时取古人之诗，加以研究，自能诗思勃发，迨兴来则为，必有好句，兴尽而止，无兴则无好诗，多作奚益？

《闲冬·卖画》之作，本为“邱壑胸中只自知”，后经改

削，致忘其重韵。经明眼指出，始知老年疏忽，不止一端，此后对于诗词，亦戒不多作矣。

《县志稿》只抄一份，尚有一份，抄未及半中止。若重抄，必费二三百金，编志时皆弟私人用款，此时无此力量。

细菌散布肆虐，鄙意以为焚硫磺木屑即可消灭。若必用滴滴涕、伯克塞等药，安得许多药品。此间近日亦起风传，有谓已经飞机散布者。飞机数日前早晨过境，亦有所闻，但未知曾否布菌，海滨一带，当局早有防范矣。昨日晨时，有在西天尾一带放菌，飞至城。中山堂前有人拾得，状如黄沙，带至卫生院化验，认以为真。

至于整风一事，寒舍亦有冒不白之冤。一时来宪章在家，平日少出门，不与邻右或商家来往，如有人存款，家人必与知。弟平日为人，亦不肯瞒人，寄託以自私，耿耿此心，可质天日。合数事而观，必整风时军人挪用官款，嫁祸他人塞责。似此行为，终为军风纪之累。

兄系有血性之人，磊落光明，故为兄直言之。政府了解，究在何日？遥遥无期，祸福只有听天而已。

尊著《抗战诗集》，经十余日删改，已可出版，但题义须兄自改削。兹先将诗集寄上，文集继续另寄。草此，即颂道祺

弟石匏手启

一九五二年三月廿四日

附：林树源致子石手札

子石我兄主任敬启者：

张治如夫子于本日午后二时仙逝，已有电达左右，谅早邀台览矣。查夫子自上月十二日因天气突变受冷，始则寒热交作，认